

## 第一章 被鬼上身的少年

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袁唯靖起床時覺得神清氣爽。

他起了個大早，哼著歌走進浴室洗漱，又從衣櫃裡挑了一套符合他年紀的休閒服換上，這才來到客廳，整理上班要帶的東西。

由於順利解決了他分內的委託，這幾天他都比較清閒，每天去事務所看看資料學習累積經驗，就是他全部的任務，而且因為晚上沒什麼事做，他向所長申請了帶一部分資料回家繼續看，也順利得到了批准。

在把已經看完並整理好的檔案放進公事包裡時，他突然發現包包的角落有一張名片。

「咦？這是哪裡來的？」狐疑地皺起眉，袁唯靖拿出名片，看著上面印著的「甄嵐」二字發呆。

三秒鐘後，臉色大變的少年發出一聲慘叫，轉身飛也似地跑出門，衝到 602 室，敲響了夏銘的房門。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門內久久沒有傳來回應。

「咦？夏先生已經走了嗎？這麼早！」摸出手機，看到螢幕上顯示的時間，袁唯靖大呼。

但很快，他就反應過來現在不是感慨的時候，連忙迅速從通訊錄中調出夏銘的號碼，撥了出去。

「什麼事？」電話很快就被接通了，夏銘酷酷的嗓音從聽筒那端傳來，帶著一貫的不耐煩。

袁唯靖感覺自己的心臟開始怦怦亂跳，緊張地回答，「夏先生，你已經出發去工作了嗎？」

「廢話，你以為現在幾點了。」

「呃……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你聽了之後可以不要揍我嗎？」問這句話的時候，袁唯靖握手機的手有點顫抖，其實他幾乎可以想像夏銘的反應。

電話那頭停頓了兩秒鐘，冷了十度的嗓音響起，「你又幹了什麼蠢事？」

「那個，我忘記告訴你了，之前有一位委託人上門來找你，有 Case 想委託你……」

一聽居然有這麼一件事，夏銘原本就沒好氣的聲音立刻充滿怒氣，咆哮起來，「什麼？這種事你居然也會忘？你的腦子是放著當擺設的嗎！」

被吼得耳朵痛，袁唯靖打了個激靈，連聲道歉，「對不起對不起，夏先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唔，需要我告訴你對方的身分嗎？也許是你認識的人可以先打電話過去問問情況？」

「不用了，等我見完客戶回辦公室再說。」

「是！那我去辦公室等你。」袁唯靖答得很快，聲音中充滿了討好的意味。

夏銘在那頭冷哼了一聲，沒拒絕，俐落地掛斷了電話。

收起手機，袁唯靖暗暗鬆了口氣，回去拿了公事包，這才安下心準備出門。

走到電梯間的時候他卻突然停下步子，想到之前雖然給爸爸媽媽託了夢，但還不知道效果怎麼樣，於是決定趁夏銘去見客戶的時候先回陽間看看。

通過頂樓的門來到陽間，正是早上七點半，爸爸往常起床去上班的時候，袁唯靖把腦袋穿過家裡的牆壁，還沒看到人影，就先聽到了哭聲。

他嚇了一跳，匆匆鑽進屋子，就看到他的父母正坐在床上相擁而泣。

「我又作那個夢了，是小靖，真的是小靖……」袁母喃喃地不斷重複著這句話，袁父用力點頭，輕拍著她的背。

好一會兒後，袁母抬起淚眼模糊的臉，緊張地問：「那是真的對吧？真的是小靖來託夢是吧？他看起來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

「是啊，那孩子，就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一樣。他說的沒錯，無論他在哪兒，他都是我們最驕傲的兒子。」

「如果陰間真的存在，那是不是說明，等我們死了，就能見到他了？」

袁母突然問出的話讓袁父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欣喜地說：「沒錯，一定是這樣的，小靖不是也說我們會再見面的嗎？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

想到這一點後，二老的眼淚才終於收了起來，兩個人都決定要打起精神，不讓兒子擔心。

一直在旁邊上看著一切的袁唯靖也是眼眶泛紅，高興的說：「對了，就是這樣，爸爸、媽媽，你們能想通真是太好了！」

他想起夏銘曾經跟他說過，對直系親屬託夢，作夢的人會印象特別深刻，幾乎是植入潛意識，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爸爸媽媽會不斷夢到他的原因吧。

由於耽擱了一點時間，袁父起床後沒來得及吃早餐，就匆匆出了家門。

袁唯靖看他這麼趕時間，忍不住有點擔心，就決定跟著他，等他安全到公司後再回去。

結果就在袁爸爸走去公車站的途中，一個穿著斗篷的怪人把他攔了下來。

「這位先生，買一張彩券吧，保證中獎喔。」

「抱歉，我從來不買彩券。」

「沒關係沒關係，買一次吧，真的保證中獎，來來，就這張吧！咦？你是不是沒有零錢呀？沒關係，那就算我送給你的好了，請一定要收好，晚上要記得看開獎喔。」

怪人真的很奇怪，不管袁父怎麼拒絕，最後還是硬把彩券塞進了他手裡，並且轉身一溜煙跑了。

袁父滿臉莫名其妙，眼睜睜看著那人消失在拐角處，公車又正好來了，於是只能拿著那張詭異的彩券上了車。

袁唯靖卻追著那個怪人跑，他總覺得那個人的聲音有點耳熟，而且他穿的斗篷也像是在哪裡看到過一樣。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當他追到拐角處，那個人卻消失了。

看著眼前的死胡同，袁唯靖瞪大了眼睛，心臟怦怦亂跳了起來。

好奇怪，這是怎麼回事？那個怪人是誰？為什麼硬要塞彩券給爸爸？難道有什麼陰謀嗎？

一連串可怕的問題在腦海中跳出來，袁唯靖頓時有些不安，一轉身就打算衝去老

爸的公司看看情況。

結果步子剛要邁開，他放在口袋裡的手機居然響了。

摸出手機，一看是夏銘來電，他立刻按下接聽鍵，不等夏銘發話就連珠炮似地大聲說：「夏先生！剛才有個怪人纏著我老爸硬塞給他一張彩券，怎麼辦，那會不會是什麼害人的東西啊！」

電話那頭的人愣了一瞬，隨即反問：「彩券？那人是不是還說一定會中獎什麼的？」

「對啊！夏先生你怎麼知道？」

袁唯靖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結果夏銘在那邊哼了一聲，冷冷地說：「放心吧，那不是害人的。你快給我回來，不是說有委託人來找我嗎！」

「欸？真的嗎？不是害人的？」

「不要廢話了！馬上回辦公室來！」用暴躁的語氣說完，夏銘果斷地結束了通話。

袁唯靖愣了一秒鐘，轉身，在半空中拉開回去的門，飛快地跑了進去。

五分鐘後，他從資料室的軟墊上俐落地爬起身，拍了拍衣服和褲子，走進了辦公室。

今天辦公室裡其他人都不在，四周靜悄悄的，夏銘正坐在辦公桌前處理文件，聽到腳步聲後抬起了頭，瞪著他說：「小鬼，你快一點，都拖了那麼多天了，如果委託人來投訴的話你可得負全責！」

袁唯靖垂下臉，不好意思地說：「抱歉啦，夏先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過，如果她來投訴的話，我一定會好好解釋並懇求她原諒的。」

看著他認真的樣子，夏銘無奈地翻了翻白眼，伸出手，「行了，把名片給我。」

袁唯靖連忙拿出名片遞過去，「說起來，這是位貴婦人呢，夏先生你不是不接富人區的 Case 嗎？可是我看她好像和你很熟耶，一來就指名要你負責，所以我也不好拒絕……」

自言自語到這裡倏然停止，袁唯靖微微瞪大眼睛，驚訝地看向夏銘，因為他在看清上面印著的字後，猛地站起身，甚至差點撞倒身後的椅子。

兩秒鐘後，帶著殺意的狠戾在夏銘臉上浮起，緊接著，他快步走向垃圾桶，把名片揉成一團，用力扔了進去。

發洩般的巨大力道，甚至讓紙團與空垃圾桶撞擊出清晰的聲響，袁唯靖嚇了一跳，瞪大眼睛吶吶地說：「夏先生，你怎麼了？」

夏銘轉過頭，銳利的雙眸中射出森冷的寒光，他不說話，但視線已經足夠嚇得少年渾身僵硬。

就在氣氛緊張到讓人無法呼吸時，辦公室的門鈴響了。

袁唯靖背對大門，連忙轉頭去看，可一看，他立刻倒抽了口冷氣。

門外站著的，赫然就是之前來找過夏銘，並且留下了名片的那位貴婦人！

同樣聽到門鈴聲的夏銘也回過了頭，和門外的女人四目相對的剎那，袁唯靖清楚地看到他的拳緊握了起來。

糟了糟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啊，這位委託人怎麼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種時

候跑來呢？夏先生現在簡直就像個炸藥桶，讓他們碰面的話，說不定整個事務所都會被炸掉啊！

袁唯靖這會兒只想抱頭慘叫，開始思考應該打電話給誰求救。

打給所長？他有時間趕過來嗎？

打給景先生？他勸得住夏先生嗎？

打給陸小姐或者朱小姐？女人介入這種情況來更危險吧！

短短幾秒鐘，經驗還不豐富的新入額頭已經佈滿了冷汗，怔怔看著互相盯視的兩人，什麼反應都做不出來。

死寂般的一分鐘後，門外端莊的貴婦甄嵐率先開了口，聲音透過對講機傳來，「夏銘，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語氣談不上客氣，她的神情卻相當認真，但夏銘只是冷笑著勾起嘴角，回頭對袁唯靖說：「喂，拿一份委託書讓她填，然後交給景浩冉或者陸琪處理。」

袁唯靖還沒回神，呆在原地沒有反應，貴婦人卻再次開口，「夏銘，這件事只有交給你我才放心。」

「喔？那可真是好笑了，今天太陽是要打西邊出來了嗎？恨我入骨的人居然想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

夏銘的語氣無比諷刺，話雖然是對著門外的人說，滿佈陰霾的雙眼卻不肯再看向對方。

這就導致被他瞪視著的袁唯靖萬分尷尬，恨不得逃到千里之外，好避開這看起來火藥味十足的場面。

門外的人沒有立刻接話，但袁唯靖看到她咬住了唇，神情也不像剛才那麼平靜，漸漸變得痛苦起來。

夏銘很快收拾好自己的公事包，面無表情地來到門邊，拉開門，看也不看對方一眼，直接繞過她走向電梯間。

甄嵐拿著提包的手在顫抖。如果還有別的辦法，她一輩子都不會踏入這裡，來拜託這個名叫夏銘的男人。但是她已經走投無路，當得知那個消息的瞬間，她腦中第一時間冒出來的求助人選，就是夏銘。

只有夏銘，才會在這件事中奮不顧身；只有夏銘，就算犧牲自己，也會解決這件事。

所以，當身後傳來電梯到達叮的一聲時，她深吸口氣轉過頭，大聲朝著夏銘的背影說：「是馨若，馨若的孩子有危險！」

夏銘面對著打開的電梯，邁開的腳步卻在那一瞬間停住了。

在貴婦人看不到的角度，他的眼睛微微睜大，英俊的面容上浮起難以言說的悲愴。電梯裡的人基本上都認識夏銘，看到這一幕全都愣住了，直到電梯門自動闔上，都沒人反應過來。

時間彷彿靜止了，夏銘像是化成了雕像，久久都沒有動彈。

就在甄嵐以為他已經徹底冷靜下來並且願意聽自己說話時，男人轉過身，英俊的面容上佈著厚厚的寒霜。

「老太婆，妳未免也太可笑了，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夏銘脫口而出的話極度無禮，讓剛走到門邊的袁唯靖嚇了一跳。

雖然他知道夏先生是事務所裡脾氣最火爆的一個，可這麼失態，他是第一次看到。

甄嵐沒有因為這樣的無禮而產生惱怒，只是眼眸一眨不眨地看著他。

夏銘無法再像方才那樣怒火中燒，他從她的目光中看出了什麼，但由於太不可置信，所以他不願意接受那樣的想法。

沉默許久後，甄嵐苦笑著搖了搖頭，喃喃開口，「我本來打算瞞你一輩子的，作為你害我們母女天人永隔的懲罰。但是夏銘，難道你真的從來沒想過，那個孩子的父親是誰？」

袁唯靖因為這句話而把嘴巴張成了O字型。天哪，這句話，好像包含很多訊息？電梯門在這時再度打開，裡面的人看到夏銘，臉上浮起疑惑，「阿銘，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夏銘頭也不回地進了電梯，沉聲說道：「琪琪，這個委託人交給妳了。」

陸琪走出電梯，還想問些什麼，電梯門已經迅速闔上，同時隔斷了他們對視的目光。

「那個，您先進來坐吧，我拿委託書給您填。雖然夏先生現在說不願意接，但也許他回頭會改變主意。何況，除了夏先生之外，這位陸小姐專門負責富人區的案子，她一定也會幫您解決問題的。」

袁唯靖在這時趁機向貴婦人發出了邀請，同時朝轉頭看向他的陸琪使了個眼色。陸琪卻在看清甄嵐的容貌時換上了瞭然的神色，走過來朝她做了個手勢，微微一笑，「原來是季夫人，您請進吧，既然事情和夏銘有關，我也會幫著勸他的。」

袁唯靖眨巴了下眼睛，沒想到陸琪也認識這位季夫人。不過，是他的錯覺嗎？陸小姐雖然笑得很好看，可眼神好像很冷啊。

「小子，還愣在這裡幹什麼？去拿委託書啊。」一轉眼看到新人正盯著自己發呆，陸琪頓時狠瞪他。

袁唯靖轉身跑去資料室，在櫃子裡找到委託書，又飛快地跑了出來。

陸琪已經把甄嵐帶到會客區，兩人剛剛落坐。

「茶。」接過委託書後，陸琪眼也不抬，又丟出一個字。

袁唯靖聽到後愣了一瞬，內心的小人冒出兩行眼淚，乖乖轉身泡茶去。

圓桌邊，陸琪遞了一支筆給甄嵐，讓她先填寫委託人資訊，等袁唯靖泡好茶端過來，信息欄正好填完。

陸琪拿過筆和委託書，示意袁唯靖一起坐下聽，這才對甄嵐說：「好了，接下來我來填寫就可以了，請您把委託的具體內容告訴我。」

袁唯靖聽到這句話打起了十二萬分的精神，雙眼也筆直看向委託人，表現得十分認真。

甄嵐微微皺起眉，看看陸琪又看看袁唯靖，她顯然還有些猶豫，可心裡也清楚，想叫夏銘親耳聽她說恐怕是不可能的。

片刻後，她打開手提包，從裡面抽出一張照片放在桌子上，說：「這是幾天前通

靈師交給我的，他來找我的時候神色很嚴肅，而且讓我盡快來找你們。」

陸琪拿起了那張照片，袁唯靖因為好奇，也把腦袋湊了過去。結果只看了一眼，他就狠狠打了個哆嗦，感覺背後的寒毛全都豎了起來。

那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一張恐怖靈異照片，主角是個年輕人，看起來像學生，正伏在書桌前振筆疾書，房間裡只開了一盞檯燈，所以顯得有些幽暗。

照片的角度比較奇怪，是從年輕人的背面拍過去的，但僅僅這樣的話還嚇不到人，驚悚的是，他的肩膀上還有一個人影！

長長的黑髮垂在身後，一身白色的裙子，那分明就是個女鬼！

「啊啊啊一」袁唯靖非常不專業地發出了尖叫聲，下一秒，陸琪的高跟鞋狠狠踩在了他的腳背上，立刻讓他的驚呼變成了慘叫。

可憐的少年抱住腳，差點要縮到桌子下面去。

陸琪卻臉色不變，盯著照片仔細看了一會後才問：「通靈師的判斷是什麼？鬼上身嗎？」

甄嵐點了點頭，臉色變得很難看。

陸琪在委託書上的委託內容一欄中寫了幾句話，接著問：「通靈師會主動來找您，應該是陽間那邊已經意識到了什麼，這樣的情況持續多久了？」

「據說我女兒在半個月前就聯繫過他們了。」

「知道症狀嗎？」

「那孩子現在行事很古怪，而且記憶力突然變得很差，有時候又表現得像另一個人似的。」

陸琪邊聽邊記，袁唯靖在一邊卻起了滿身的雞皮疙瘩。

雖然說他也是「鬼」，可為什麼聽到這種事，他還是覺得很可怕？

儘管之前他已經從夏銘那裡聽說了陽間會有所謂的怨靈，但真的遇到相關的事件，他仍然有很不真實的感覺。

陸琪沉思了片刻，又寫了些什麼，隨後把委託書重新交給甄嵐，讓她在右下角簽字。

「季夫人，鑑於情況可能比較危險，我們會立刻展開調查，之後有任何結果都會與您聯繫。這個委託將收取委託費用，沒有問題吧？」

「只要能救這孩子，多少錢都沒關係。」

「好的，那麼您先回去等消息吧。」

袁唯靖就這麼愣愣地看著陸琪一邊面帶微笑，一邊用公事公辦的口吻把甄嵐打發走了。老實說從她的口氣上，他真的聽不出這件事到底有多緊急。

把人送進電梯後，陸琪回到辦公室，見袁唯靖還坐在原位看委託書，立刻快步走過去，一手用力拍在了薄薄的紙頁上。

安靜的辦公室裡，這個聲響無疑是突兀的，袁唯靖驚跳了下，抬起頭不明所以地看向她。

「去找夏銘，現在，立刻。」陸琪的神色非常嚴肅，說話快速而強硬，完全不容拒絕。

袁唯靖卻跟不上她的節奏，遲疑地問：「欸？我去找嗎？可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啊。」

「你跟我來。」陸琪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一把抓住眼前少年的手，把他拖出了辦公室。

袁唯靖被她扯得腳步踉蹌，完全沒想到她居然有這麼大的力氣，但從這個舉動中，他意識到有什麼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

陸琪帶他去了會議室，沒有開燈的房間一片漆黑，窗簾仍然緊緊拉著，甚至沒有透入一絲光亮。

但顯然這樣的黑暗對陸琪來說沒有絲毫影響，她脚步不停，拉著袁唯靖筆直走著，邊走邊說：「看到他後，不管他在做什麼，立刻帶他回來。如果他反抗的話，你就說這是所長的命令。」

「啊？好的，我、我知道了。」空氣中莫名的緊張感讓袁唯靖下意識地答應，其實腦子裡還一片空白。到底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陸小姐突然變得這麼急躁？對，沒錯，是急躁，此刻的陸琪，顯露出了與平時截然不同的情緒，袁唯靖甚至能從與她接觸的手察覺到她的不安。

兩人終於停下腳步，就著外面走廊上的光，袁唯靖看清他們停在了會議桌的一個尖角前，那正是開會時夏銘的座位。

陸琪拉起袁唯靖的手，讓他張開五指，按在了桌子上，然後她鬆開手，退後一步語速極快地說：「在心裡默念夏銘的名字，別的事回來我再向你解釋。」

袁唯靖用力點了點頭，深吸了口氣，在心中念出夏銘的名字。

下一瞬，紫光從他的手掌下迸出，以他完全無法反應的速度包圍了他。

袁唯靖下意識地閉緊眼睛，好一會兒才敢慢慢睜開，紫光消失了，會議桌消失了，就連陸琪也消失了。

出現在眼前的，赫然是他並不陌生的陽間的景象。

K大！聞名全國的知名大學，同時也是他原本應該就讀的地方，他就是在拿到K大錄取通知書的當天出了車禍。

作為一直以來的理想，袁唯靖在高中時代就來參觀過這裡，而且這裡還有不少他的學長學姊。

被瞬間轉移到這裡，令他非常驚訝，但他還是在第一時間就集中精神開始尋找夏銘。

臨近中午，陽光非常刺眼，校園中三三兩兩的學生一邊聊天一邊往餐廳走去，一切看起來都那麼正常，但很快的，袁唯靖就察覺到了空氣中的異樣。

視線可及的範圍內，不遠處一幢校舍上方的空氣正在劇烈地震盪著，而且從那個方向，還傳來了熟悉的氣息。

是夏先生！

這個念頭一下子在袁唯靖的腦海中跳了出來，沒有絲毫猶豫，他朝校舍衝了過去。在接近大樓的地方，袁唯靖開始感覺到一股阻力，有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彌漫在空氣中，而且，那股力量顯然只對他有效。

因為地面上K大的學生並沒有受影響，還自由地活動著。

「夏先生！」袁唯靖抬起雙手用力往前推，腳也拚命地用力，同時嘴裡大聲叫著。這不同尋常的力量讓他意識到情況非常緊急。難怪陸小姐之前的表情會那麼嚴肅了，可是，光憑他真的有辦法把夏先生帶回去嗎？

前方，空氣晃動得更劇烈了，某個教室裡還發出了淡淡的紅光，袁唯靖著急得不得了，可無論他怎麼用力，眼前都好似有堵牆擋住了他。

突然，教室的光芒變得很耀眼，那些光就像是衝擊波一樣從窗戶裡逆射了出來，緊接著，一個人影跟著紅光飛了出來。

「夏先生！」袁唯靖一眼看清那竟然是夏銘，頓時驚呼了一聲。

夏銘顯然是受到了很強的衝擊，整個人直飛出來，好在他控制身體的能力很強，在半空中強行扭轉了角度，這才避免了正面撞上袁唯靖。

他在空中飛了好一段距離，這才漸漸停下。

袁唯靖驚魂未定地看著他，這會兒才發現他的衣服和頭髮都很凌亂，額角甚至像被利器劃過似的，出現了一道明顯的傷痕。

「天哪！夏先生你沒事吧！」袁唯靖衝過去，想扶夏銘，卻被夏銘身上散發的一股炙熱氣勁擋住，根本無法靠近。

「讓開！」

夏銘低吼一聲，又想衝進大樓，但袁唯靖雖然無法靠近他，卻張開雙臂擋住他的去路，大聲說：「不行！夏先生，所長命令你立刻回去！」

一聽是黎洛的命令，夏銘怔了怔。

但那也僅僅是一瞬間的事，就在袁唯靖以為他會跟自己回去而鬆了口氣時，夏銘周身的氣勁猛地擴大爆開，直接彈開了他。

「告訴老大，什麼懲罰我都願意接受，但現在，我不能回去。」夏銘面無表情地說出這句話，抬步就要走。

就在這時，他身後突然出現了一道門，緊接著，門裡迅速伸出一隻手，用力扯住了他的衣服後領。

夏銘甚至來不及反抗，已經被那人強行拉進了門裡。

袁唯靖見狀，欣喜地跑過去，毫不猶豫地跟著進了門。

## 第二章 初訪亡靈圖書館

「混蛋！你幹什麼！」

門在身後關上，袁唯靖不意外地聽到了夏銘憤怒的吼聲，他緊張地抬起頭，這才看清把夏銘從陽間拉回來的人居然是黎洛。

「所長！」袁唯靖欣喜地叫了一聲，這種時候，來的如果是別人的話，他還真擔心對方會壓不住暴怒中的夏銘。

黎洛今天穿得比較休閒，看起來像是從家裡趕過來的，卻依然戴著頂帽子。在袁唯靖印象中他沒有不戴帽子的時候，而且每次的帽子都不同。

黎洛朝袁唯靖點了點頭示意他不用緊張，臉上帶著招牌笑容，俊美迷人的樣子和現在的氣氛實在有些不符。

他似乎並沒有責怪誰的意思，只對夏銘說：「陸琪在等你回去商量解決辦法，你冷靜一點。」

「這種時候你還和我談冷靜？」夏銘脫口而出，語氣衝到了極點。

黎洛神色不變，看著他的眼睛一字一句說：「你經手了那麼多委託，難道沒有遇到過情況比現在更困難的時候嗎？」

「這根本就是一」

「兩碼事嗎？」黎洛冷靜地打斷了夏銘的話，微笑著說：「我並不這麼認為，或者應該說，眼前的情況還遠遠沒到可以讓你失去理智的程度。」

袁唯靖在一邊聽著他們的對話，心臟怦怦亂跳著。

這種情況原來根本不算是危險嗎？不會吧？鬼上身不是會死人的嗎？而且聽季夫人說都半個月了啊……他們經常遇到比這種情況危險的委託嗎？這、這也太可怕了吧！

缺乏經驗的袁唯靖心中在打鼓，暴躁的夏銘卻逐漸平靜了下來，他做了個深呼吸，周身的殺氣終於褪去。

他轉頭看向袁唯靖問：「琪琪在辦公室嗎？」

「是，在。」他把頭點得像小雞啄米，接著就帶頭朝通道走去。

夏銘又朝黎洛看了一眼，沒說什麼，急步跟了上去。

直到他們兩個的背影從視線消失，黎洛才慢慢抬起了剛才抓住夏銘的右手。

那隻手剛才一直被他藏在褲袋裡，因為掌心像被燙傷了一樣又紅又腫，而且還起了好幾個水泡。

黎洛若有所思地看著自己受傷的手，半晌後輕輕搖了搖頭，轉身朝反方向的另一條通道走去。

袁唯靖和夏銘回到事務所，陸琪正在打電話，同時用辦公桌上的筆記型電腦接收電子郵件。

「已經確認她的身分了是嗎？」

「好的，你直接發郵件過來吧。」

「我知道了。」

簡短的三句話後，她結束了通話，回頭瞪向夏銘，惱火地開口，「在陽間使用炎之力，你是瘋了嗎？」

夏銘垂在身側的手握成了拳，咬緊牙關強忍了好一會兒才低聲說：「對不起。」

陸琪翻了個白眼，把手機仍在了桌子上，沒好氣地說：「過來吧，我向通靈師那邊要了點資料，你先看一下。」

夏銘點了點頭，一聲不吭地走過去。

袁唯靖在旁邊覺得有點尷尬，看得出陸琪和夏銘心情都很惡劣，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該有什麼反應。

而且這個委託顯然和他之前接觸的並不同，因為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現了很多他不明白的東西。通靈師、陽間那股擋住他的氣勁，剛才陸小姐說的炎之力，這些都是什麼？

正不知所措，陸琪突然回頭，看著他說：「小鬼，你也過來看看，這可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啊，是！」袁唯靖立刻應聲，快步走了過去。

電腦螢幕上開著一個文件檔案，一張照片，袁唯靖的視線首先被照片吸引了過去。那是個長相很普通的年輕女性，穿著白色的連身裙，黑色的長髮紮成馬尾，看起來很有精神。

陸琪將文件檔案最大化，指著左側的曲線圖說：「她是二十年前死的，但陰間只接到她的死亡通知，卻沒有探測到她的屍體在哪裡。從當前的魂魄值來看，她已經是力量很強的怨靈了。目前還不知道她為什麼會突然纏上季念，但這是二十年來她第一次被通靈師捕捉到。」

季念，就是季夫人拿來的照片上的男孩，同時也是她的外孫。

「她就是那個女鬼嗎？」袁唯靖露出驚訝的表情。老實說，只看照片的話，他完全無法想像這個女人會變成怨靈，因為她看起來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陸琪點了點頭，移動滑鼠，讓袁唯靖看目前已經掌握到的資料。

莫曉妍，二十三歲，是個孤兒，生前在K大擔任物理系助教，二十年前的八月五日被報失蹤。

季念，十九歲，K大二年級，品學兼優，出身名門，在K大是個風雲人物。

「物理系助教？季念讀的也是物理系吧？」袁唯靖試圖找出兩人之間的聯繫。

陸琪接話道：「沒錯，但物理系的學生那麼多，為什麼偏偏盯上季念？何況他已經二年級了，莫曉妍的靈魂如果一直盤踞在校舍，不可能最近才發現他吧？」

「也是，唔，陸小姐，一般情況下，怨靈找上活人的原因會是什麼呢？」

「通常情況下，復仇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會成為怨靈的人死亡時，內心大多都有強烈的恨意，這種怨恨轉換成負面的力量讓他們得以長時間留在陽間，而且停留的時間越長，他們的力量也會越強。」

「除了復仇外，沒有其他可能了嗎？」

「如果是天生靈感就很強的人，那麼也有可能被怨靈盯上繼而被吸取力量，但季念顯然並不符合這點，他只是個普通人。」

「如果說是復仇的話，好像不太可能吧？這位莫小姐死亡的時候，季念還沒有出生耶。」

「是的，這確實是這個事件裡最可疑的地方。」

袁唯靖聽了這話，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忍不住轉眼朝夏銘看去。

從剛才開始夏銘就始終沒有說話，這讓他覺得很奇怪，既然這麼擔心季念的安危，那不是應該盡快和陸琪討論出解決方案嗎？

夏銘看著電腦螢幕，但神色卻有些詭異，袁唯靖不知道怎麼回事，又下意識地看向陸琪。

陸琪也已經注意到了夏銘的異狀，皺著眉問：「阿銘，你怎麼了？」

夏銘皺起眉說：「我剛才在陽間看到的是她？感覺不一樣啊。」

「她已經變成怨靈了，怎麼可能感覺一樣呢？」陸琪翻了翻眼皮，吐槽了一句，

又對袁唯靖解釋，「一般來說，靈魂變成怨靈後，外表首先就會產生變化，變得凶殘陰狠，所以就算本來是長相很溫和的人，感覺也會像變了個人似的。」

夏銘搖了搖頭，「不，我是指魂魄值，這個數值雖然高，但產生的怨氣還不至於能擋住炎之力，可我剛才是直接被她的怨氣從校舍裡打了出來。」

「打出來？」陸琪像是聽不懂這句話般睜大了眼睛。

夏銘的神色變得很嚴肅，撩起瀏海讓陸琪看拿到通紅的傷口，同時說：「不錯，一階的力根本不是她的對手。」

陸琪漂亮的大眼睛輕眨了一下，看得出來她很驚訝。

半晌後，她轉頭對袁唯靖說：「小鬼，把你之前去陽間找夏銘時看到的情況詳細地向我描述一遍。」

「欸？」突然被點名，袁唯靖愣了一下，但他很快的就回過神，把看到的情況仔仔細細地說了一遍。

陸琪聽完又轉頭去看莫曉妍的資料，思忖著說：「事情看來不簡單，我還是親自去通靈師那裡看看好了。阿銘，你帶小鬼去亡靈圖書館，通過莫曉妍的亡靈簿調查她所有的親友關係。」

夏銘沒有反對，轉頭吩咐袁唯靖，「帶著你的電腦。」

袁唯靖迅速點頭，跑到辦公桌邊把筆記型電腦收進電腦包，拎了過來。

三個人一起下樓，陸琪在走進地下停車場後轉頭對夏銘說：「事情一定會順利解決，那孩子不會有事的。」

很平靜卻有力的一句話，讓夏銘怔了怔，袁唯靖看到他的拳頭握緊了又放鬆，顯然是經歷了一番情緒起伏。

陸琪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走向一輛紅色的豪華跑車，夏銘則在原地停了幾秒鐘，才帶著袁唯靖上了自己的車。

亡靈圖書館在一區，那裡是陰間的政治區，統領府、市政大樓、登記大廳等等政府機構全都集中在那個區域。

在去一區的路上，夏銘一言不發，眼睛直視著前方，冷峻的面容上沒有表情，讓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袁唯靖雖然有一肚子好奇，可這種時候也不敢去打擾他，只好陪著沉默。

直到車子在亡靈圖書館門口的停車位上停下，袁唯靖才意識到他發了好久的呆。

「下車吧。」夏銘冷冷說了一句，帶頭下車。

他回神，也迅速打開車門跳了下去。

亡靈圖書館是一幢氣派的三層高歐式建築，正面外圍有十根粗壯的圓形石柱，大門上有金色的花卉浮雕，頂部則是兩尊天使像。

袁唯靖是第一次來這裡，和想像中的圖書館截然不同的外形當即讓他歎為觀止。

夏銘顯然沒有欣賞的心情，目不斜視地直接走進了大門。

袁唯靖快步跟上去，進門後再度發出了驚歎。

圖書館一樓大廳的天花板上畫著華麗至極的油畫，畫的是天國宴會景象，兩側的旋轉樓梯邊各放著一尊精緻的大理石雕像，樓梯邊和走廊的牆壁上則依次掛著很

漂亮的水彩畫。

右側的樓梯上正站著一群人，其中有一個看起來像導遊的少年正眉飛色舞地用擴音器說：「這裡就是亡靈圖書館的一樓大廳了，同時也是整個圖書館最漂亮的地方。這座圖書館建成至今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幅天國油畫呢，則是一百年前翻新的時候館長特別請人繪製的。而繪師，大家一定不會陌生，就是我們鼎鼎有名的蟬聯陰間最有魅力男性，和最完美人物這兩大稱號整整八十五年的黎洛先生！說起來，在我們今天接下來的行程中，還會看到不少出自黎先生手筆的完美作品喔！」

原本跟著夏銘從左側樓梯往上走的袁唯靖聽到最後兩句話後一下子頓住了脚步，不自覺地發出了驚呼，「什麼？這居然是所長畫的？」

不是吧？那個導遊不會是在唬人吧？這幅以天國宴會為主題的油畫美輪美奐，從人物形象到色彩無不堪稱完美，就算說是拉斐爾或者達芬奇的真跡他都相信啊！可、可現在居然有人說這是他們事務所偉大的所長的作品？袁唯靖覺得有點窒息。唔，這麼說起來，陸小姐好像是說過所長是藝術家來著？

夏銘在這時抬頭朝天花板瞄了一眼，隨口答了話，「喚，沒錯，繪畫是那傢伙的愛好，他經常感慨地說他的死是陽間藝術界的巨大損失。」

「他說的一點都沒錯！」

「真可惜，他命中注定只能造福陰間。」

邊說話邊上樓的兩個人並沒有刻意壓低噪音，因此，他們的這段對話完整地傳入了右側樓梯上那群人的耳朵裡。

人群頓時朝這邊看來，而當少年導遊看清他們兩個人的模樣後，居然激動地尖叫了起來，「我的天哪，是夏銘！那個穿西裝的就是萬事達事務所的夏銘，也是過去曾經稱霸十六區的火男！」

火男……袁唯靖額頭冒出三條黑線，一邊偷瞄夏銘的臉色，同時為他腦補了一個火焰背景，頓時忍不住噴笑了出來。

夏銘這會兒終於把視線轉向了那邊的人群，而對面的人好像都知道他的大名，一時間，十幾個兩眼發光、神色興奮的遊客開始朝上狂奔，顯然是想衝到這邊來。居然是他！

看到那個導遊，夏銘眼中閃過驚訝，一把拉著袁唯靖的胳膊，也開始三步併作兩步地往上跑。

「夏先生！請給我簽一個名！」一時間，遊客們瘋狂地叫喊著，一樓大廳的保全被驚動，一抬頭看到這陣仗也全都愣住了。

夏銘先一步拉著袁唯靖踏上了二樓的走廊，隨後，他沒有再朝遊客的方向看一眼，而是迅速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卡在二樓借閱大廳的門上刷了一下，並且在入口玻璃門打開的瞬間，拉著身後的人飛快地閃了進去。

玻璃門在他們身後關上，正好擋住了瘋狂撲過來的第一位遊客的手。

「夏先生！」門外的人還在大聲喊著，一邊用手上的旅遊地圖拍打著門，好在圖書館的玻璃門看起來只是薄薄一層，其實非常堅固。

處於怔愣狀態的保全們這時終於反應過來，衝上來開始維持秩序。

夏銘咬了咬牙關，轉過身把門打開，看著這會兒才慢悠悠撥開人群獨自走上前，並且掛著一臉冷笑的少年導遊說：「趙銳，我警告你，再玩這種把戲，小心我揍得你滿地找牙。」

趙銳似乎和保全們都很熟，他和保全低聲說了什麼，在人群的注視下越過保全的防線走近，挑釁地看著夏銘低聲回道：「這種事你又不是沒做過，暴力威脅不正是你最擅長的？」

袁唯靖因為這句話微微睜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夏銘。

雖然他之前已經猜到夏銘在進入事務所之前應該是出身於十六區的黑道，他也知道夏銘打架特別厲害，可是，眼前這個少年看起來和自己差不多大，對這樣的小孩子，夏銘也會出手嗎？

趙銳在這時把目光轉到了袁唯靖的臉上，朝他露出一抹帶著諷刺的笑容說：「這位就是頂替了余小姐的新娘吧？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大呢。雖然能進入那間事務所是你的幸運，不過搭檔是這個人的話，可就是你的不幸了。」

「別理他，我們走。」夏銘在這時用力拽住了袁唯靖的胳膊，拉著他就往裡走。袁唯靖卻按住了他的手，用眼神示意他停下，在他驚訝的目光下轉頭對趙銳說：「雖然我不知道你和夏先生之間有什麼過節，但是，如果不是夏先生的話，我已經連魂魄都消亡了。所以對我來說，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會選擇相信他。」說完這句話，他朝趙銳笑了笑，轉過身，主動拉著夏銘往前走了。

夏銘愣了一瞬，隨後微微勾起了嘴角，寬大的手掌重重按在袁唯靖的腦袋上，用力揉亂了他的頭髮。

玻璃門闔上，門外的趙銳看到這一幕，臉色頓時有些發白，他按在玻璃門上的手暴起青筋，瞪著夏銘背影的雙眸中充滿了不甘。

好一會兒後，他調整了表情，回頭對目瞪口呆的遊客們笑著說：「就像我之前和大家說的，火男的簽名可不是那麼容易拿到的。好了，讓我們繼續參觀吧，這座亡靈圖書館整個一樓都對遊客開放，接下來我會逐個房間向大家介紹……」

借閱大廳內，夏銘帶著袁唯靖走向大廳盡頭通往三樓的樓梯。

由於現在是一大早，圖書館裡還沒什麼人，剛才的騷動雖然驚動了幾個工作人員，但他們好像都司空見慣似的，只朝夏銘揮了揮手打了招呼，並沒有多問。袁唯靖好奇地四處張望著，寬敞的大廳兩側整齊地排列著書架，中間區域則是供讀者閱讀使用的長桌。天花板上又是一幅壯麗的天使圖，配上華麗的水晶吊燈，以及兩側牆上金色的裝飾燭台，讓整個大廳顯得富麗堂皇。

袁唯靖正想問問頭頂這幅油畫是不是也出自黎洛之手，前方的樓梯上突然傳來了腳步聲，高跟鞋踩在木質樓梯上的聲音彷彿能穿透靈魂。

他轉頭，看到樓梯轉角處出現了一位氣質高貴、身姿優雅的女性。

她穿著套裝，長髮一絲不苟地盤在腦後，戴著一副無邊框的眼鏡，長相雖然不算太讓人驚豔，但充滿了知性美。

袁唯靖看到她胸口別著一枚小小的銀色徽章，徽章上的圖案正是亡靈圖書館的標誌。

「喲，館長。」夏銘在這時抬手向她打了招呼。

原來是圖書館的館長啊！袁唯靖立刻挺直背脊調整了一下站姿，表情也變得很恭敬。

館長溫雅地笑了笑，語帶調侃地說：「今天可是新人旅行團固定出沒的禮拜二，你居然會疏忽這一點，看來是有了什麼很棘手的委託吧。」

「呵，被妳猜中了，不過既然妳在，那我們可以省了不少事了。」

夏銘說著，帶著袁唯靖走上樓梯，在轉角處停下後又開口，「這是我們事務所的新入，名字叫做袁唯靖。小子，這位是亡靈圖書館的館長沈怡，也是老大的好朋友。」

「館長您好，今後要麻煩您多照顧了！」袁唯靖九十度鞠躬。

沈怡扶起他，笑著說：「不用這麼拘謹，阿洛之前向我提過你呢，果然是個討人喜歡的孩子。」

聽到這樣的誇獎，袁唯靖禁不住微微紅了臉，不好意思地抓了抓腦袋。

夏銘已經抬步繼續朝三樓走去，同時面無表情地說：「我要一個名叫莫曉妍的女人的亡靈簿。」

沈怡點了點頭，帶著他們走到位於三樓左側，掛著「亡靈資料庫」門牌的房間前，抬手在電子鎖上輸入密碼，同時問：「知道死亡時間嗎？」

「二十年前的八月五日。」

「正好二十年？」沈怡為這個答案明顯感到驚訝。

夏銘點頭，資料庫的門開了，沈怡領著他們走進去後，袁唯靖立刻瞪圓了眼睛。眼前的房間和他想像中的資料庫截然不同，這裡沒有一個書架，也沒有任何書籍，只在正中央擺著張圓桌，桌上有一支羽毛筆。

房間的基調是白色的，白色的牆、白色的地板，以及白色的圓桌，而且這是個封閉空間，沒有燈具，也沒有窗戶，但整個屋子很亮，就彷彿有光從牆壁裡透出來一樣。

袁唯靖很驚訝，但很快，門上方掛著的掛鐘打消了他的疑慮。

是那個他們事務所裡也有的反向鐘，夏銘曾說過，有那種鐘在的地方都有特殊的力量。

沈怡走到圓桌前，拿起羽毛筆，直接在桌子上寫下了莫曉妍的名字和死亡時間，筆明明沒有沾墨水，卻留下字跡。

白色的桌面上，黑色的字漸漸像墨水一樣化開，很快的，沈怡面對的那堵牆上出現了一個長方形的光圈，接著，光圈彈了出來，就像是一個小小的抽屜。

夏銘走過去，從裡面拿出了一個 USB，對袁唯靖說：「電腦。」

袁唯靖立刻把筆記型電腦取出來放在圓桌上，開機後，夏銘插上 USB，莫曉妍的詳細資料很快以檔案形式出現了。

「館長，我還需要調查她的人際關係網。」夏銘確認過照片後，又抬頭看向沈怡

說。

沈怡點頭，用羽毛筆在桌面上畫了個奇怪的圖形，接著把電腦搬過去壓在了圖上，很快的，一陣淡淡的銀光從電腦下透了出來。

她微微一笑，說：「可以了。」

「謝謝妳，館長，妳去忙吧，接下來我們自己看就可以了。」

「嗯，有事的話到館長室找我。」

「好的。」

沈怡拍了拍夏銘的肩，又朝袁唯靖微微點了點頭，轉身走出了資料庫。

袁唯靖朝她欠了欠身，在她離開後，他看向夏銘不解地問：「夏先生，那位莫小姐不是一直留在陽間沒有過來嗎？這邊是怎麼知道她的資料的？」

他想起之前空先生的那個委託，前期調查上提過，陰間的身分資料都是靠生前的記憶來確定，既然這位莫小姐壓根沒過來，又哪裡來的資料呢？

雖然是個無關的問題，夏銘還是耐著性子解答，「陽間如果有人祭奠她的話，資訊就會回饋到陰間，再配合死亡名單就能確定身分。」

「原來是這樣。」袁唯靖恍然大悟。空先生那時候因為剛剛調職，而且是孤身一人的關係，並沒有人祭奠他，就是這樣才沒線索吧。

看了看檔案，袁唯靖才知道亡靈簿會列出一個人的詳細資料，除了生日、血型、家庭成員等等，還會列出那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經歷過的事。

袁唯靖跟著夏銘把莫曉妍的個人資料看了一遍，除了兩人是校友這一點外，實在找不出她和季念有什麼交集。

她是個很不幸的女孩子，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因事故去世，她被送到育幼院，一直待到十八歲進入K大才離開。

雖然她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知心朋友並不多。K大畢業後她留校在學校擔任助教，同時和導師一起進行物理學方面的研究，可以說生活非常規律，直到一年後突然失蹤並死亡，這期間沒有發生過任何值得注意的事。

「唔，像這樣的單身女孩子，失蹤一般會聯想到綁架，可她好像沒什麼仇人？」袁唯靖實在摸不著頭腦，喃喃地發出疑問。

夏銘沒接話，但從他的表情來看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一個成長經歷極其平凡的人經歷了不尋常的失蹤死亡，然後過了二十年，以怨靈的形式纏上了一個看起來和她毫無關係的少年，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夏銘又開始看她的人際關係網，那是一長串密密麻麻的人名列表，每個名字後面都列著年齡、生死狀況，以及和莫曉妍產生人際關係的原因、接觸次數。

「這是她活著的時候遇到過的所有人，即便只是擦肩而過，彼此連名字都不知道。」

夏銘突然轉移的話題讓袁唯靖不明所以地眨巴了下眼睛，看著夏銘，等他繼續說下去。

「我們可以試著從這些人裡再去找她和季念的關係，以及莫曉妍失蹤死亡的原

因，透過看他們是否經歷過相同、相似的大事件。她的怨氣很重，我認為應該還是為了復仇。要想解決這種怨靈，就必須從怨氣產生的原因著手。」

夏銘說話的時候臉上的神色很複雜，雖然他說得很簡單，但袁唯靖看著人名列表的長度，就已經知道這絕對是個龐大的工程。

Crescent